



(明慧记者悉尼报道) 3月6日中午, 澳大利亚首家天梯书店

在悉尼市中心的著名书局大楼 (Dymocks Book) 隆重开张。这是全球第三家天梯书店——法轮功书籍专门店。

澳大利亚天梯书店副董事长、古玩收藏家戴美玲女士, 纽省法轮佛学会发言人约翰·戴乐, 纽省多元文化机构副主席吴先生, 悉尼知名的电台节目主持人 Steven Sim 等上台致贺词, 并共同主持了开张剪彩典礼。

李洪志先生所著《转法轮》享有“上天的阶梯”美誉。始建于 2007 年的天梯书店, 致力于开设法轮功书籍专门店, 专门提供各语种《转法轮》和种类齐全的法轮功书籍、DVD/CD 等音像制品及法轮功讲座等, 故取名为“天梯”。目前除新开张的首家澳大利亚天梯书店之外, 还有美国天梯书店、加拿大天梯书店和网络天梯书店。

公开渠道 方便之门

在开幕典礼上, 天梯书店副董事长戴美玲女士感谢众多嘉宾到场。她说, 在中国大陆, 法轮功的主要书籍《转法轮》曾经是九七年的畅销书。九九年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后, 就禁止人们阅读法轮功原著并销毁了大量的《转法轮》, 从那之后人们无法在中国通过公开渠道

澳大利亚首家天梯书店隆重开张



找到法轮功书籍。

纽省法轮佛学会发言人约翰·戴乐在致词中介绍说, 全球首家天梯书店是在美国注册的非营利机构, 致力于为希望正面了解法轮大法 (也叫“法轮功”) 的公众提供法轮大法原著和音像资料, 帮助现代人理解传统修炼文化, 理解“修”与“炼”的内涵。相信这家开办在悉尼的天梯书店将给喜爱修行和了解东方传统文化的澳洲人开辟方便之门。

每个人都有选择信仰的权利

纽省多元文化机构的副主席吴先生表示, 自己了解法轮功团体已经 10 年了, 法轮功社团对社会作了很多贡献, “我知法轮功学员是好公民, 为社会提倡义务服务, 带来了精神修炼的文化, 我们非常感激。我认为每个人都有选择信仰的权利, 向澳洲介绍自己的文化。我们希望你们成果丰硕, 澳洲社会感谢你们的贡献。”

悉尼知名的电台节目主持人 Steven Sim 先生则表示, “我没遇到过比法轮大法修炼者更善良的人, 我支持你们信仰真善忍的权利。听说天梯书店开张, 我太高兴了。而且天梯书店就座落在澳洲最著名的书局大楼, 天梯书店的意思真的就象一个通向天堂的金色阶梯。我希望有很多人来了解和学习法轮大法。” ◇

国内被洗脑 国外被起诉

(明慧记者采访报道) 来自中国天津的游客, 现年 20 岁的贾乙超 2 月中旬袭击巴黎“退出中共服务中心”一案 2 月 24 日下午在巴黎大事法庭再次开庭。原告成先生单方面出庭, 被告人贾乙超在没有任何说明的前提下没有出庭受审。法庭对被告进行了缺席审判, 判处被告 8 个月有期徒刑, 缓期执行。被告需向法国政府缴纳 1 千欧元的罚款, 并另外预付 1 千欧元的赔偿金给受害人成先生。



■ 行凶者贾乙超 (图片: 受害者成先生提供)

事情经过是这样的, 2 月 15 日, 法国“退党服务中心”成员成先生在埃菲尔铁塔附近遭到一群中国大陆游客辱骂, 其中一人用大石头向成先生行凶。成先生头部被砸出五厘米长的伤口, 险些伤及眼睛。该凶犯又踢倒播放录音的音箱, 掀翻摆放资料的桌子, 随后被赶到的法国警察逮捕。据在场另外两位“退党服务中心”成员表示, 凶犯行凶后, 几个一起辱骂“退党服务中心”成员的游客企图夺下他们手中的摄像机, 并把他们的手机

抢走摔在地上。

次日下午, 巴黎大事法庭开庭审理此案。法官当庭宣布, 要被告当场交出护照, 本应在当日返回中国的被告在下次开庭前不得离开法国领土、不得再去事发现场附近、不得以任何方式接近受害人、不得与受害人联系、不得与当日开庭时他的中法文翻译联系等。

行凶者的亲属表示, 贾乙超是一名天津大学的学生, 因为在国内看过很多中共媒体对法轮功的负面报导才会如此仇视法轮功, 甚至在众目睽睽下行凶。

凶犯亲属也曾提出私了的要求, 但成先生认为此事涉及中共煽动民众对法轮功群体的仇恨, 而不仅仅是个人受到暴力攻击的问题, 情节严重, 因而向法庭提出了诉讼。

成先生表示: “我们这次活动是有申请的, 因为这里是自由社会, 是允许有不同的声音, 尤其是正义的声音让他发表出来的, 是不允许被中共邪党那套东西硬压制下来, 那是不行的。所以这个事情发生后, 我觉得一定要起诉他, 要让他绳之以法, 让我们的年轻后代懂得, 犯了法要治罪的, 要远离邪党, 不能受邪党的欺骗, 不是说修炼人就可以任意迫害, 那不行的, 那是有罪的。”

虽说这个凶犯是因受中共谎言宣传欺骗才做下错事, 可是如果在民主自由的法国都敢如此行凶, (接下页)

（接上页）那在中国又会怎样就可想而知了。成先生说：“我们都知道在国内，江泽民所宣传的打死法轮功算白打，打死算自杀，造成中国国内仇恨起来的人无法无天，想怎么做就怎么做，以为法轮功可以任意宰割，把这套东西搬到国外来，所以对这种情况我们一定要制止。”

在2月24日第二次开庭时，法官听取了原告成先生和他的辩护律师莎晒（Claire Sachet）的陈述。而被告律师在审判的全程中始终保持沉默，并未做任何辩护。庭审结束后，原告律师针对这次法庭宣判的结果说：“因为被告在法国没有司法记录，因此不能直接监禁，但是8个月的徒刑缓刑执行，已经是很重了。此外，被告还要向法国政府缴纳1千欧元的罚金，并且预支1千欧元给受害人成先生作为补偿，剩下的赔偿金要由法庭指派的医生专家对受害人验伤后再决定数额以及进一步判决。”

法庭同意受害人辩护律师的要求：任命专家，对成先生的伤势及其未来影响做出鉴定，并根据鉴定结果对被告做出进一步判罚。鉴定报告当于5月7日前递交，其后还会有几次开庭，所以24日并未结案。据了解，法国法律规定，打人致伤超过8天不能工作者即属于犯罪，而医生给成先生开出了10天不能工作的证明，表明伤势很严重。2月16日首次开庭时，被告方曾提出贾乙超有看心理医生的记录，试图以此开脱罪责；24日第二次开庭时，并没有考虑这个说法。莎晒律师在判决后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贾乙超并没有被专家认定没有正常思维能力。另有消息说，贾乙超是大学该年级中共党支部成员。

著名中国作家、法学家袁红冰教授指出，“这件事应该是一个很恶劣的事件。它说明中共暴政所培养出来的这些所谓大学生，所谓知识分子已经从根本上背叛了

知识就是美德这个古训，他们原则上已经沦为中共暴政的一个政治工具。而他对于一个反对中共暴政的老人，能够用这样一种凶残的兽性的方式来对待，说明整个中共的教育正在塑造新一代人格，这种人格有两个特征，一个是在中共暴政面前的彻底的奴性化；另一个是对反对中共暴政的人的所谓的阶级仇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仇恨理论已经成功地被中共暴政灌输到像这个大学生这样的一代新的年轻人的头脑里，这对中国是一个最深刻的伤害。”

袁红冰教授认为，现在正在全球不断由法轮功修炼者所推动的“退出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性的运动已经对中共造成了极其重大的威胁。所以它们的政治奴隶，就像这个大学生所表现出来的政治奴隶才会对推动退党运动的这位老人表现出如此疯狂的仇恨。所以从这个角度看，这件事情不是一个很简单的个体对一位老人施暴的问题，也不是一个简单的道德问题，它一方面说明了中共暴政的疯狂，另一方面说明退党运动在中共暴政的内部已经引起了巨大的恐慌。◇



■法国“退出中共服务中心”常年在巴黎著名景点——埃菲尔铁塔附近设立展板，播放广播，揭露中共迫害百姓的事实，劝说中国游客退出中共党、团、队组织（三退），每天都有数十至上百中国人在此办理三退手续。

【明慧网】小金真几岁时就与其他孩子不一样，脾气暴躁，淘得没边，在幼儿园里，把小朋友的毛巾一个个扔在地上，挨个踩一遍；小朋友蹲在厕位上，他给推下去，得他先上完；每天都打小朋友，还咬人。进一个幼儿园不要他，再进一个幼儿园也往出撵他。

小金真的妈妈是老师，可采取很多办法都没能改变儿子。孩子挨了不少打，妈妈流了不知多少泪。小金真的爷爷奶奶也都是有文化的人，一家人都为这个孩子发愁，苦不堪言。

现在小金真上小学一年级，在学校横冲直撞，打仗、骂人，偷自家的钱，逃学，从没见过他把卷子带回家过，学校经常找家长，让领走孩子，谁也教不了。今年小金真就要上二年级了，越来越不像样了，也无法再在那个班级呆下去。

小金真的妈妈只好找正好教一年级的一位同事，收下了他。而小金真果然“名不虚传”，上课随时起来练拳；渴了就喝水；把橡皮弹出去再捡回来；直截了当告诉老师别管他学习；做卷子连名字都不写就扔书桌上；下课铃一响，没等老师讲完课，他跑出教室，老师批评他，他握起拳头，咬牙切齿，跟老师喊，还骂、打老师，有两节课因老师批评，他故意大声哭一堂课；学生不跟

谁都往出撵的孩子变了



他玩，他就打、骂，有一次竟在操场给同学下跪，求人家跟他玩，可跟他玩了又打人。

学校领导、其他老师都说没见过这样的孩子，对小金真实在没信心，让她妈领走。可小金真真幸运，他的班主任是炼法轮功的，不愿放弃他，每天让他念“真、善、忍好，法轮大法好”，给他讲修炼的故事，还给他声明退出少先队，不戴红领巾了。

不到两个月，小金真变了，上课多数时间都能听课，每天的学习任务都能完成，还能领同学读课文，学的生字记住95%，放学回家先写作业，上课练拳头的现象没了，爆发性的生气消失了。现虽说有时还打人，但与原来简直是天壤之别。

小金真的变化震动了全家人，他奶奶见了班主任就说：“你是我们家的恩人哪！”班主任总告诉她们：“感谢法轮大法吧，是大法救了小金真。”

现在小金真的妈妈也每天跟孩子一起念“真、善、忍好，法轮大法好”。他的班主任希望更多的孩子念“真、善、忍好，法轮大法好”，退出少先队组织，有个美好的未来。◇

广东省四会监狱迫害纪实

四会市的广东省四会监狱，是中共迫害广东省遭非法判刑的男性法轮功学员的最主要黑窝，二零零一年被命名为“省级现代化文明监狱”。

迫害综述

迫害发生以来，四会监狱劫持、迫害的法轮功学员数以百计，至今仍劫持着数十人。为追求法轮功学员的“转化率”（这是中共邪党考核监狱工作的核心指标），四会监狱及其恶警罔顾法律、道德、天理，无所不用其极；其虽严密封锁信息，然仍传出并证实有多名学员被迫害致疯、致残、致伤，而遭受酷刑迫害者则不计其数，至于精神药物迫害和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等惊天黑幕尚待更多曝光。

四会监狱对法轮功的野蛮迫害中共邪党一手操纵，如：二零零四年六月四会监狱成立法轮功“专管队”，九月司法部副部长吴爱英即来视察“转化”。某些恶人则图谋以法轮功学员的鲜血换取加官进爵，如：原广东省司法厅副厅长陈伟雄，曾经数次以“指导”的名义到三水劳教所和四会监狱等地部署迫害法轮功，要求法轮功学员的“转化率”达到多少多少，因而被邪党升任正厅长。

迫害详情

迫害爆发后，四会监狱即把对所劫持的法轮功学员的“教育转化”作为“重中之重”，在二零零二年前就设立了“610办公室”（江泽民为迫害法轮功成立的非法组织，凌驾于公、检、法之上）专司迫害。

二零零三年前，原监狱长杨日华调离，从外监调来接任的尚东平安图捞取“政绩”在退休前晋升副厅级，致使四会监狱迫害法轮功更为残酷。

二零零四年三月二日，全监开始播放反法轮功的电视录像，监狱报纸全版的反大法内容，各监区都出了反大法的墙报；继而于同年六月初在罗塘区六监区成立“转化”法轮功的基地——“专管队”。专管监区人数约二百，有四个警区，一警区（二楼）是严管队、文艺队、小报组，二警区（三楼）是罗塘区伙房，第三、第四警区是专管警区（主要在四楼，二、三楼也有），三警区专门非法关押法轮功学员进行洗脑迫害，四警区是强化和巩固组，包括罗塘区卫生组。“专管队”由叶长明（副监狱长）、凌烈洲（监狱“610办公室”主任）主管，张春平具体负责，首批调来了十二名狱警：秦建民、刘助成、蓝雄海、刘填、姚国明、马有新、李飞（广东籍）、秦刚、朱沼东，张××、张××、曾××。首批被劫持来此迫害的法轮功学员，都是各监区“转化”不了的，如：刘其峰，范晨煜，刘庆涂，等等。之后，四会监狱派人到北京清河监狱学习所谓的“转化”经验，并形成一整套“招术”固化下来。

同年六月三日、九月三日，四会监狱开会下达了每监区至少“转化”一个法轮功学员的硬性指标，并与各监区的工作成绩、年终奖金挂钩。该监区恶警的奖金来源于“转化”法轮功学员，以个人百分之十五提成计算，转化一个，该恶警约有一万五千元奖金，恶警自己说：“我一年转化

一个就够本了，那基本工资（约三千元）差远了。”

二零零五年年后，“专管队”独立出来成为“专管监区”，由罗塘区搬到济广区原十八监区驻地（十八监区入监队调出），为掩人耳目，对外称“后勤监区”，出于“工作”的迫切需要，监狱的“严管队”也揽在其下。此时，原“转化”班子中张春平升任书记及监区长，秦建民、刘助成任副监区长，其余的或有功提升，或退避不干。之后，专管监区开始大批招揽人马，从各监区又抽调一批警察，由原来的十二人扩充到三十多人，二至三名狱警承包一个法轮功学员，“转化”任务完成者一律提升调走，然后再调一批补充，继续不断的迫害。做“转化”冲在最前沿的狱警，有李飞（湖南籍）、陈御生、陈晔、何阿三、李皓儿等等，监狱心理矫治科的周杰（科长）等也经常背后出谋划策。

二零零七年底，叶长明被调走，陈天义接手副监狱长。其后，凌烈洲因故被贬到了六监区，张春平则踩着凌烈洲的背被弄到了个政治处任副主任的位置避风雨，朱锡鹏调过来任后勤监区邪党书记。

法轮功学员被劫持到四会监狱，一下囚车便被全程录像，之后录像被拿去研究分析这个学员的性格特点，再加上各种各样的所谓“心理测试”，以便针对每个学员进行心理迫害；并进行所谓的“体检”、抽血化验，甚至注射药物；然后是照相按手模搜身，凡纸、笔、书、食品等所谓违禁品统统没收，外套衣服统统减乱丢入垃圾堆，好看的衣服则被犯人组长私下收藏，占为己有；并隔离一段时间（也叫观察防萨氏病感染）；大约十天左右再安排到各监仓，白天集体坐在一楼大方水泥地板上不让动，一上午不准上厕所，进行所谓“转化”教育，除四个夹控外另安排三名犯人骨干（组长）统一管理；大约二、三个月就分期分批下到各监区从事车间生产，白天劳动晚上强化“教育”逼迫“转化”，转化不了再送专管监区，从二零零五年初开始先直接送专管监区，被强制“转化”后，再统一分批（次）分到各监区劳役。

专管监区实施所谓“分级管理”。分为宽管组（每个月接见两至三次，可和家属吃饭，电话可通一小时），普通组（每个月接见一至两次，电话通半小时），观察组（每个月接见一次，通电话半小时，电话有监听，有人监视），严管组（迫害极其严重，什么都被剥夺了）。法轮功学员刚被关进到这里时，被囚观察组如不转变就转入严管组。

在专管监区内“转化”的，没有几个真正“转化”的，越来越多的人在调离专管监区后，马上声明“转化”作废，有些监区打马虎眼压下了，有些实在压不下，不干了，捅到监狱去，监狱只得安排调回专管监区进行“回炉”。所以现在的专管监区，在四会监狱内部都已臭名昭著了，人人也都知道在那里的狱警都干了些什么，都是些什么角色！

父亲对我向来是很严肃的，有着知识分子干部特有的拘谨。我从小和父亲一起生活的时间不多，因此，我跟父亲保持一定的距离，很少主动找他说话。在他人眼里，父亲说话虽不多，却很有份量。

父亲是位高级讲师，也是一位老中共党员，又有一定的职务，经历过文革，有丰富的人生阅历。他看马列毛的书很多，也看时事报刊，看得很认真，看完后常常沉默。后来他说话越来越少了，偶尔说几句，常叫人颌首，对社会的分析和看法往往是一步到位。但他不常说，说时很注意场合和分寸。大家都认为父亲是一个很有修养的人。

我九八年刚接触法轮功的时候，父亲并未表态，他对我好象从不关心似的。一天，父亲问我：“小玉，还在炼法轮功吗？”我回答是。他停了一下说：“你这孩子，简直是没长脑筋，法轮功迟早会出事，别炼了。”我当时不知道父亲说这话意味着什么，父亲也从没这样对我说过话，看来他对我还是很关心的。后来听妈妈说父亲把《转法轮》看了一遍，说这是一本教人向善的书，但是里面涉及到了有神论、无神论的领域，那对中共来说是政治斗争啊，法轮功将来恐怕会吃亏的。果如其言，一年后中共便掀



起了非法镇压法轮功的运动。

父亲忧心忡忡地命令我把法轮功的书籍都收起来，一再告诫不要参与任何活动，要注意安全。并以他的人生阅历反复重申：共产党什么事都干得出来，世界上再强的势力见了共产党也怵头，对老百姓从来不讲情面。最后他用非常凝重的语气说：“闺女，共产党是不认爹和娘的东西，天底下它最大，也最……”我向来没有见过父亲这样郑重其事过。但是，我没当回事，我就是要坚持修炼法轮功！

中共的谎言一次又一次地大肆诽谤师父和法轮功。我和炼功的朋友相约去了北京上访。

我离家时没和父母打招呼，只留了一个小纸条。后来听妈妈说，从知道我去北京，爸爸就整天一声不吭地坐在沙发上发愣，有时是一支烟接一支烟地抽下去，一连几天不思寝食。妈妈安慰他说：“小玉还只是个小姑娘，又没做什么坏事，不会有什么事的。”父亲象没听到似的，只是沉默着。听说我被押回来关在了看守所，他就四处托熟人找关系，最后算是把我弄了出来。

当我站在离别数日的家门口时，父亲只是轻轻说了声：“哦，回来了。”转身去了厨房。看着他竟然有些佝偻的身躯和满头的白发，我的眼泪禁不住掉了下来。

饭后，父亲示意我坐下来，我意识到他

要教训我了。出乎我的所料，父亲的态度很是和蔼，这是我从来没有见到过的。他说政府的每次运动除了整人还是整人，整的还都是好人。这次整法轮功来势凶猛，帽子越扣越

大，是想把法轮功置于死地啊。你一个女孩子家跑到北京去上访，那不是拿鸡蛋碰石头吗？你能活着回来那真是命大啊……虽然父亲很少表达自己的内心感受，但这次我却感觉出他对我的担忧和牵挂。

直到后来我读完《九评共产党》一书才恍然大悟。父亲一生研究马列，到了晚年却不问政治，一心理头下棋和垂钓，原来他早已认识到中共的本质了。于是我赶紧拿了一本《九评共产党》放到他的床头。父亲读完后很兴奋，感慨地说：写得真好，句句都是事实。法轮功真不简单，一下就点中了共产党的死穴。

我向他说退党的事，他很高兴地就同意了。◇

诗词：心境如莲

文／万古缘

忘我轻似燕，心净美如莲。
身在红尘里，不为私己烦。
笑对常人事，清风也香甜。
不为情所累，不为欲所缠。
不为名所惑，不为利所拦。
大法行所依，大道天所连。
佛性出正念，慈悲无暑寒。
梅开不争艳，只把春讯传。
松在高山上，更显山翠然。
圣徒胸宽阔，能容大宇寰。
苦难炼金体，风雨洗愁颜。
逆境金不换，逍遥坐法船！



修炼人看世界：走出悲观

悲观是一种负面情绪，久而久之便会形成人的思维定势，它让人的生活中缺失希望，布满灰暗。

以前看过这样一个故事，一个老婆婆有两个儿子，一个儿子卖帽子，一个儿子卖雨伞。每到下雨天，老婆婆便担心卖帽子的儿子挣不到钱；阳光明媚的天气，老婆婆又担心卖雨伞的儿子挣不到钱，总之这位老婆婆经常是忧伤的。

其实看看我们身边，不乏老婆婆这样的人。有些人习惯于这种负性思维，却不自知。无论遇到什么事，他总是看不好的那一面，畏畏缩缩，裹足不前，最终一事无成。他还以为他很聪明，觉得避免了许多麻烦，却殊然不觉，同时他也失

去了很多机会。因为宇宙间有个相生相克的理，古人也讲“福兮祸之所伏，祸兮福之所倚”，很多时候，当你穿越了困难，才能获得成功。那么我们做事之前，为什么不去看看那些有利于成功的因素呢，这样，我们会变得乐观，变得百折不挠。

转变这种负性的思维习惯，给自己多一些希望，让世界多一份光明。◇